



醫學源流論

上  
天

武  
206  
/



門中武  
番 206  
卷 1

嘉永辛亥年翻雕

清徐泗溪先生著

醫學源流論

博采藥室藏板



刺醫學源流論序

知醫之不可以苟議論則又知議論之不可以已夫醫貴實學若徒驚空談好立異見連篇累牘曾無裨于性命上則雖多之何以為吾見醫之不可以苟議論也從前諸家之言有不可不鏟草者後來俗醫之習有不可不糾駁者必參互熟驗具加辨訂其言卓然足以利當世而嘉惠後學吾見議論之不可以

醫學源流論

序一

醫學源流論 序一  
已也金源以降醫家務急於立言其學概本  
于運氣偽經之說至軒岐仲景之旨則或未  
之究及朱丹溪謂古方不治新病而臨病制  
方遂開後學庸瑣之弊有明一代多蹈其覆  
轍陵夷迄清初至岐知有東垣丹溪薛立齋  
李中梓輩而不知千金外臺為何等書是以  
其所辯論支離散漫槩為不急之察醫之不  
可以為議論也如此雍正乾隆間有徐洄溪

先生者才敏學精挺然有得于軒岐仲景之  
旨欲一洗元明諸家之陋著書辯之而醫學  
源流論二卷尤見其本領其說詳明剴切刊  
落空言能補從前之漏砥時流之弊道之綱  
要辨白殆備真實學也議論之不可以已也  
如此乾隆四庫全書載是書稱有欲救俗醫  
之弊而矯枉過直者有求勝古人之心而大  
言失實者又稱於醫學中殆同毛奇齡之說

經則殊不然也不知洵溪深懲于俗醫之固  
陋喟然有志于匡正則其所紕駁時不免過  
激則有之其實皆不得已之至論烏有所謂  
求勝與大言失實同西河之說經乎紀曉嵐  
絕世通儒然其論醫理往往習聞所困故有  
此失當之言不足據矣獨怪洵溪大聲疾呼  
為此偉論而後之醫人猶沈酣套習至於頽  
隋委靡不可收拾誠可慨已如 皇國則不

然百數十年來良醫輩出皆講實學能脫元  
明諸家之窠臼其識見之卓非近今清醫所  
企及但醫理之精微則有心知其然而未有  
發之言筆之書者今觀洵溪所論能發其欲  
言而未能者豈不更可貴重乎洵溪所著神  
農本草百種錄蘭臺軌範稍屬次乘而醫貫  
砭更遜一等難經經釋傷寒類方及是書寂  
便于學者先君子先取經釋類方二書入之

刻而未暇。及此論。余常憾焉。弟子篠山醫員  
渡邊文龍。讀而喜之。又聞余服膺其說。爰捐  
貲。翻雕以行于世。其用心亦切矣。洵溪自序  
曰。謂醫學絕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禍烈也。故  
作慎疾。留言據其所言。想其書蓋亦此之流  
不知彼土既有刊板。否他日倘附吳舶而來  
何快過此。余日望之。嘉永四年陽月十三日  
江戸丹波元堅。荏庭撰。雪城澤俊卿書。印。

自叙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  
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  
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失。彼。雖  
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  
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  
之。故。究。乎。性。命。之。原。經。絡。臟。腑。氣。血。骨。脉。洞。然。如。見。然。後  
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  
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

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爲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于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爲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

于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于窮經而骨月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畧盡。于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爲之振興。視爲下業。逡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怒焉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秋七月涇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病

中風論

駁膈論

寒熱虛寔真假論

內傷外感論

病情傳變論

病同人異論

病症不同論

病同因別論

亡陰亡陽論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卒死論

病有鬼神論

腎虛非陰症論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胎產論

病有不必服藥論

方藥

方藥離合論

古方加減論

方劑古今論

單方論

禁方論

古今方劑大小論

藥誤不即死論

藥石性同用異論

刮劑論

製藥論

人參論

用藥如用兵論

執方治病論

湯藥不足盡病論



本草古今論

藥性變遷論

藥性專長論

煎藥法論

服藥法論

醫必備藥論

丸方論

熱藥誤人最烈論

薄貼論

貌似古方欺人論

醫學源流論卷上

吳江徐靈胎洵溪著

男 熾鼎和校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于疾病夭札。則有之。其老

而耗。耗而死。猶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虫而却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于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尚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

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尙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藏有五藏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卽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藏皆潤。

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藏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藏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爲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藏府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藏府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藏府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爲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藏府。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

醫學源流論 卷一 三  
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藏府。則以生尅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藏何府。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藏府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藏府之屬。于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寔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藏府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畧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爲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

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于下，病本在下而傳于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為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為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于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于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于周身。惟元陽則固守于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于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

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于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稿。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溉。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藏府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于藏府。病之從外入者。必由于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爲心之病。洩瀉。臌脹。爲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藏府有病。而反現于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于藏府。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着。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

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襍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藏府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藏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已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藏腑論

病之分經絡藏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藏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藏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藏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芪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端于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

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畧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法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藏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卽指爲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寔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尙如此。餘

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爲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爲獨治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于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即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欲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

醫學源流論 卷上  
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畧。堅寔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爲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藏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卽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尚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爲臟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

醫學源流論 卷上  
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脩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覩。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于上。又純陽而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為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

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藏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藏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藏皆有火。而心腎二藏。爲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燥。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爲相火。似爲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卽能決其生死。何其近于誣也。然古人徃徃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爲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爲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爲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

氣之生。尅如脾病畏弦。木尅土也。肺病畏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症。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于真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卽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卽通于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

或病輕而不能現于脈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能診脈而卽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自不失一矣。故以脈爲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爲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

也。

症脉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脉而後知之然症脈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脉中不見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為症所誤必為脉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脉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脉者雖症極險而脉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脉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脉不從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脈或促

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症。不從脈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脈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忌某脈。某脈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脈數。肺屬金。數為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尅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脈。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脈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日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即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寔。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

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為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于脈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脈。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于脈。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脈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為邪所閉。脈似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脈。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寔。然後不為脈症所惑。否則徒執一端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脈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寔。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已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入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



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

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寔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寔者謂邪寔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寔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寔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寔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藏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尙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臑膈論

臑膈同爲極大之病。然臑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臑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寔。膈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寔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臑之爲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膨脹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尅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卽治法也。後世治臑之方。亦多見效。惟藏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腹。種種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腕枯槁。不復

醫學源流論 卷一  
用事惟留一線細竅。又爲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卽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藏六府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於秋。秋得病者。死於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臟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寔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寔。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寔者。形寔而神衰。其脈浮洪。芤散也。假虛者。形衰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

醫學源流論  
卷上  
九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已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為病所惑者。幾希矣。

○○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襍。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為。害。非。輕。能。熟。于。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徬。徨。疑。

慮。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審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臑。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為。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于。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

醫學源流論 卷一  
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于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于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濇。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為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

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卽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症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症。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爲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本症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痞悶。則又爲太陽病之兼症矣。如瘧病也。往來寒熱、嘔吐、畏風、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爲瘧。此乃瘧之本症也。若瘧而兼頭痛、脹滿、噉逆、便閉。則又爲瘧疾之兼症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謂之兼病。蓋瘧爲一病。痢又爲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勝舉。

以此類推。則病之與症。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襍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虫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蓋熱全而所以致熱者不全。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全。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又爲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全。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爲寒。其腹痛又爲



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爲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爲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碗。直達下焦。引其真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真大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而轉。杌在頃刻。當陽

醫學源流論  
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芪五味收澁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辨法。何如。亡陰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脉洪。寔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于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卽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爲難。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皆有現症。約畧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輕者。雖不服藥。亦能漸痊。卽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見卽能決其死生。難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其死。此猶爲易知者。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甚重。而能斷其必生。

乃爲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粗安。真氣不可復續。如兩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氣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其正。小攻則病不爲動。如油入麪。一合則不可復分。而又不至于傷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病氣入藏府者。病與人俱盡者。爲多病。在經絡骨脈者。病與人俱存者。爲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

防微之法。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于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藏府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則氣愈聚愈塞。如繫繩于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所謂痰厥之類。

醫學淵流論 卷十  
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藏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藏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名之。則應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為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為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為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營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藏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

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憤憤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譴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于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覩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腎虛非陰症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症。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姜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于腎中矣。况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

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卽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卽使其本領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證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症。卽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卽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卽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唯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卽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卽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唯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今之醫者。謂吐血爲虛勞之病。此大謬也。夫吐血有數種。大概咳者成勞。不咳者不成勞。間有吐時偶咳者。當其吐血之時。狼狽頗甚。吐止卽痊。皆不成勞。何也。其吐血一止。則週身無病。飲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後。或陰虛內熱。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藥而痊。若咳嗽則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一年而死矣。蓋咳嗽不止。則腎中之元氣震蕩不寧。肺爲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故也。又肺爲五藏之華蓋。經云穀氣入胃。以傳于



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是則藏府皆取精于肺。肺病則不能輸精于藏府。一年而藏府皆枯。三年而藏府竭矣。故咳嗽爲真勞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時稍緩。其飲食起居不甚變。又其人善于調攝。延至三年之後。起居如舊。間或一發。靜養卽愈。此乃百中難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屢發。肝竭肺傷。亦變咳嗽。久而亦死。此則不善調攝。以輕變重也。執此以決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